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卷六十四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

著

王變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粟

詳

總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殆祖其

說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

垂實細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

之不黏者為稷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稷而黏稷即稷也

黍稷莖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異俗通呼黍子

稷稷稷

子例切

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日中星鳥可以種稷

禮記

皇清經解

卷六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疏引考
靈曜

一歲所最先故月令謂之首種粟乃梁類非稷也爾
雅案稷注云今江東呼粟爲粢疏云據此則粢稷粟是一物
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
焉案此乃郭之誤也陶隱居曰凡梁米皆是粟類此得之又
案粢本作齋俗从米作粢且用爲齋盛之齋謬甚粢乃養之
重文音茨說文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以九日食資饒
卽此

行邁靡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徯迷彼反
徯徯猶遲遲也今作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遲義同當亦

音同

君子于役

敘以君子于役爲寮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爲室家念其君
子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寮友之情獨應置之
膜外邪至於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以無考爲譏周
之盛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王者不念而寮友念
之其得失俱可知矣又謂君子陽陽亦前篇婦人作傅會至
此殆以經學爲兒戲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
埤雅云羊畏露早歸故先於牛是已然集傳次章經文作牛
羊與注疏異當是傳寫之誤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兔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他

皇清系角 卷之十四
離啜泣百罹百憂其爲可閔無疑至相招祿仕陽陽自得似
難與彼二詩同論而槩以爲閔周敘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
居下位則當國者皆小人內之徒足以病民外之必至於召
寇政荒民散納侮興戎皆由此作見幾之士作詩以紀之詞
雖樂情實悲矣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以爲天子路寢如明堂
有五室無左右房小寢則有之然天子小寢皆係於路寢此
房中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章氏易謂房非房
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蓋作之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
中弦歌周南召南不合樂此詩云執簧執磬則樂舞旣備不
應作於房中其意以孔說爲非矣今案鄭荅張逸以爲顧命

之東西房乃鎬京宮室尚仍諸侯之制故有之則章謂房在
路寢而引顧命非確證也至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
而不用鐘磬之節見燕禮記注然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
女史諷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不然矣鄉飲酒禮云
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疏云謂堂
上有鼓瑟堂下有鐘磬合奏此詩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召
南疏云鄉飲云合樂此歌鄉樂亦與眾聲俱作疏又云既名
房中之樂用鐘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之燕饗亦得用之故
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又周禮磬師教燕樂緦樂之
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教其鐘磬則
章謂凡奏二南俱不合樂亦誤矣安在執簧執翳非房中樂

哉

陶本音桃再成邱也禹貢陶邱是也又審也繇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樂貌當音遙駟介陶陶驅馳貌當音導此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遂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相背馳案小爾雅揚翥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揚乎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之豈可據以釋經哉至彼其之子本指鄉里之處者鄭箋云集傳謂成人自目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

從軍又以不得偕行而怨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譏平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

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考

之周禮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及戰巡陳旻事而賞罰有

功則獻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宐於社造於祖

立軍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

律以聽軍聲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輦輦鄉師之事也合

卒伍簡兵器族師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時也又偏兩卒伍

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其爲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

此紛紛者爲周世紀載闕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成王

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

之明證見於書敘與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
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誰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果
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徵兵自衛侯國有故則僅責其自
相救援畿內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無以服諸侯之心抑亦
自弱其兵矣揚之水怨其上因出師不以義耳假令爲復讎
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赴敵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
大雅之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執兵者皆主旅也彼不
怨而此怨何爲也

中谷有藿

毛傳云藿離也爾雅云藿藿藿離皆音追藿與藿異藿从艸佳

追音聲益母艸也藿从艸藿音省聲音凡藿五患切也俗省作藿

與益母之萑溷不可不辨益母艸又名茺音充蔚陸疏郭注皆

言其方莖白華然益母華有紫白二種李時珍謂白華者即

爾雅之萑萑紫華者即爾雅之藺吐回切牛藺音頰也藺萑音同

是一艸但華色異耳又陳藏器拾遺有鑿音暫菜莖葉性味與

益母同而白華亦即爾雅之萑矣

曠其乾矣毛傳云曠菸央居切貌陸艸生谷中傷於水鄭箋云雛

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之浸艸先溼後

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喻君子於己有厚薄從其甚而本之

也呂記朱傳祖伊川之說皆訓曠為燥以為艸待陰潤而生

曠則乾矣次則脩長者亦曠之又次則生於溼者亦曠之與

注疏正相反案注疏解似迂然曠字說文原作鷗注云水濡

而乾也詩曰灑其乾矣其曠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曠于離竝
不引此詩可見漢時經文本作灑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
灑非訓曠也徐邈音漢則晉世已作曠字孔仲達作正義時
經文則曠而注義則灑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無一字置辯徒
將曠菸二字依回牽合後儒不究其故因別爲之解耳又案
灑俗从佳作灑它安反今用爲水灑義假借也菸音於鬱也
菸也菸於爲反病也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尙
無事朱子不信敘其爲此言宐也案敘以此爲桓王詩其曰
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

六十四年 平王在位 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 幽王在位 十一年

雖西周不得云盛時如朱子之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

又能追憶其盛已非童幼無知計其作詩時應入九十歲尚

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遵用敘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之思

與

訛俗字也本作吡从口化聲動也詩尙寐無訛或寢或訛是也

又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

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是吡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別

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誤正韻并吡訛譌爲一字謬

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興已不受王恩葛藟之
不如宋胡氏且反其說以爲葛藟宐生邱陵不宐生水畔以
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詩咏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濕之證然
所引諸詩惟旄邱誠屬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
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
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澣詩言萋萋
莫莫反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言緜緜緜緜不絕
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他人父言王無父恩也謂他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
父母况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
以爲刺也集傳謂流民失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之父母於文

似順於義實疏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洙鄉新田之類是也
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也繫之春日薇之剛止柔止之類
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
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
故傳云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
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
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
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大車

毳衣如菟詩以艸色比衣也傳云菟離也又以鳥色比艸毳衣
 如璫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夔玉色如之
 蓋夔璫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轉相況譬以明之此古人
 體物之妙也案鄭謂離色青正義引爾雅郭注云在青白之
 閒則淺青矣毛云璫頰也沈括筆談云璫色在黃朱之閒則
 淺朱矣又案爾雅再入謂之頰注以為淺赤又諸侯赤芾而
 斯干傳謂諸侯黃朱是黃朱乃赤也據此二文則赤淺於朱
 頰又淺於赤然細分則異槩舉則通說文云頰赤色也亦以
 頰赤為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釋為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

此毛說疏云出使封

畿之外即 或子男入為大夫 此鄭 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

加命為五

子男以朝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說文引詩莢作縗

音同 莢 云帛離色璊作璊 音同 云以毳為罽 居例反 亦作縗 故埤雅據

此為說謂毳衣別是毳服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

之服以絲為之毳衣以毛布為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

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

皆以為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璊字之訓則璊即毛

布矣既謂毳衣為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

毳衣之為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

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

大夫爵命之數言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借以指目其人

縱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

邱中有麻

說文無劉字有鑷字徐鍇以爲鑷卽劉當是也通作雷周大夫
采地因氏焉子國子嗟以父子而世賢皆著名於東周不知
誰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羅泌宋人以爲堯長子考監明
之後是不然雷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堯之後
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
而雷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併
失其舊邑乎

雷子賢而放逐周人思之指邱中麻麥以見惠政猶存因望其
來而復立於朝故敘云國人思之明是舉國之公心詩人代
述之耳鄭以邱中爲雷子隱居之地來爲獨來見己則是朋

友相思之作其美之或出於私好未足見雷子之賢毛義較正大矣

采葛懼讒也邱中有麻思賢也集傳因大車一篇廁其間遂槩指爲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亦已矣獨惜子國子嗟賢而被放已爲生不逢辰幸而遺澤在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二千載後復橫被淫狡之名反不如采葛詩人姓氏湮沒之愈也二留有知應攢眉於九原矣

鄭變風

鄭詩譜引國語史伯之言曰鄆蔽補丹依疇歷華皆君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國今國語疇作皦音柔和田也兩華字及韋注華國皆作華疇皦音義俱近或

屬通用

史記注引亦作噪

至華莘音義各別因字形相似遂致互異

兩書必有一誤矣案史記鄭世家注虞翻司馬禎引國語皆

作歷華與詩譜同水經注引華君之土也以證華城謂史記

秦拔魏華陽卽此

又云司馬彪注謂華陽亭名嵇叔夜傳廣陵散於此

虞二國人酈元

魏人司馬唐人所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

國語補音歷華無音反獨標前莘字音所巾反玉海引詩譜

及水經注皆作華引國語前華後河作莘意國語兩華字宋

世尙一華一莘後則俱變爲莘其誤固有漸乎要之前華前

莘猶屬兩可歷華之是華非莘斷無可疑也又案歷華在八

邑內又云皆君之土則鄭邑也前華與河濟洛竝列則鄭境

所距非鄭地也爾華定是兩地章注所云華國本指前華之

華水經注引歷華而繫以韋注是誤合兩華爲一疏矣又案
玉海引郡縣記故莘城在汝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
國以證國語之前莘後河一統記開封府鄭州有莘城云卽
十邑併號卽
爲十邑中之莘此皆後人之傳會

朱子辯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
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
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
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游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
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
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
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

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大叔于
田清人羔裘女日鷄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
學校廢如子衿亦排眾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以
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豔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
昭明歎爲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
哉

朱子於鄭詩旣悉判爲淫詞矣然以爲未甚也必斷爲淫者所
自言又以爲未甚也必斷爲女說男之言輔廣劉瑾之徒和
之如出一口後學沈於其說以爲春秋時真有此等女子自
道其淫樂之情毫無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
山有扶蘇遵大路褰裳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媠

雖近世市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子具如此顏甲如此口角肆爲淫縱之詞而聖人反有取焉著之於經俾後儒誦習也然則詩其誨淫之書哉

緇衣

呂記朱傳皆以緇衣篇爲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爲此詩耳改衣授粢盛稱王朝禮遇之隆寵任之至以見德足以堪此與洪奧充耳重較意正相反又案鄭衛二武皆賢諸侯一相幽無救於亾一相平無補於弱不知當年相業何在記載闕略蔑由稽考論世者不無憾焉

將仲子

左氏好惡與聖人同其傳春秋持論平恕如隱元年鄭伯克段傳云譏失教也詞簡而義確矣將仲子詩敘亦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罪者當以傳敘之言爲正公穀二傳謂春秋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宋人喜爲苛論取二傳之說文致鍛鍊以爲莊公有意養成弟惡陷之於死夫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縣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止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直一獸豎子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弗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

也嚴緝言將仲子首敘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不
謬矣集傳從鄭樵之說以此詩爲淫詞又謂兩叔于田無刺
莊公意殆淺之乎言詩也至引或說言國君貴弟不得出居
閭巷疑叔于田亦男女相說之詞夫止因一巷字而誤讀其
全篇得毋以文害與

叔于田

兩叔于田玩其詞皆美大叔而敘云刺莊公噫此詩之不可無
敘也段之美飲酒耳搏獸耳射御足力耳美之乃以譏之也
然段之以此爲能莊公之過也左氏所謂譏失教也微敘則
詩之意將以詞害矣

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稱宣姜爲邦媛皇

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
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過矣
鄭師一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

大叔于田

火烈具舉毛鄭訓烈爲列謂列人持火蓋宵田用以照也爾雅
釋天宵田爲獠是也集傳祖陳氏之說訓烈爲熾盛謂以火
田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周禮亦云蒐田用火弊是也二說
俱可通但經云具舉具揚則列人持火近之又末章云火烈
具阜烈爲熾盛阜又爲盛不應詞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英重喬解者不一說英云絲纏喬云縣羽孔疏之說

也英以朱羽爲矛飾矛上句曰喬以縣英者朱傳之說也案

重英毛傳云矛有英飾箋申之云各有畫飾是毛鄭意直謂

施采畫於矛矜巨中反又作矜榮耳非謂以他物爲飾也故孔氏絲

纏之說見闕宮篇而此詩不及彼疏亦不質言之而但爲疑

詞是絲纏本無的據也至重喬之爲縣羽姑通箋意而已孔

不以爲然也傳云重喬絜荷也孔申之云喬高也釋詁文五兵

建於車上二矛最高而復有等級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謂

之重高傳解重高爲絜荷者荷揭也謂二矛又有高下重絜

而相荷揭此解當矣朱羽之說始於王氏之譎用鄭箋而朱

傳因之然鄭箋云喬矛矜矛柄近上及室矛之題識也所以縣毛

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又孔疏辯之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

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稍然則縣羽乃漢制未必周制也集傳以朱羽解英以縣英解喬是合英喬爲一事而以漢制爲周制矣至矛上句曰喬古無此字訓也近世馮嗣宗復京云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之語類推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以釋器乎源謂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卽見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駟介陶陶毛云陶陶馳驅貌董氏釋爲樂而自適集傳從之夫駟馬被甲久不得歸何自適之有哉果樂而自適不當潰散矣又陶字如毛訓當徒報反如董釋當音遙皆不與本音同

集傳無音而有協不知欲從何讀

羔裘

陳古刺今詩之常也辨說之譏羔裘敘過矣且云敘以變風不
宐有美故言刺夫淇奧緇衣車鄰騶鐵諸篇皆變風敘何嘗
不言美乎至釋爲美其大夫而欲以子皮子產當之不知詩
止於陳靈鄭三子之去詩世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魯
人爲季札歌鄭羔裘詩久編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
之爲政又在其後魯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
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不應取人譽已之詩歌以誇客也
朱子說詩無乃未論其世乎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以此詩
爲子皮既卒子產思之而追賦傳會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鄭羔裘三章每章次句毛鄭皆指大夫不言裘故以三英爲三德程子改訓爲英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槩以裘釋之於首章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旣言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則又舍裘而美豹矣亦自覺其迂也繼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耳何必多此詰詘乎嚴緝從古注得之

遵大路

鄭之遵大路猶衛之考槃也二武皆有賢名二莊不能繼其業哲人知幾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後州吁篡公子五爭二國之亂若出一轍矣秦康公棄其賢臣穆公之業墜焉觀晨風權輿二詩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我醜兮醜字毛訓棄音讎鄭訓惡音醜說文作𡗗云棄也從
支冎聲市流切音義皆同毛集傳市由反又云與醜同殊少
畫一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宐之以爲燕賓
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
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輩皆可升堂入室耶況夫
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止自謀口
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留色者相去無幾併不得謂之勤
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
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曰士之言

與子宐之女為士宐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
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襍佩以贈之傳云珩璜琚瑀衡牙之類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

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

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衡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

後琚瑀則納於眾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

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云詩傳曰

佩玉有葱衡衡即珩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三禮圖韻會皆從之下有

雙璜衡牙衡牙即璜蟻玼同玼珠以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

衡橫也謂葱玉為橫梁下以組縣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

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禮記文見周禮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縣於

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縣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裏係衡之兩頭組末繫於璜蟻蚌也珠出於蚌故曰蟻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曰以納其閒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而朱傳之言琚瑀稍異朱謂玨上橫下垂三組貫以蟻珠旁兩組下係璜而琚在中閒中一組下繫衝牙而瑀在中閒又以珠貫上繫玨兩端下繫於兩璜中則交貫於瑀錢謂雙璜上繫於玨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閒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

賈誼新書云佩玉捍珠以納其閒錢語本此

或以大

珠或雜用瑀石蓋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

中組之中錢以琚為佩名瑀乃石之可為琚者非佩名也又
惟中組之中有琚瑀旁組之中不別繫玉二說各異黃氏韻
會兩存之不言其孰是源案中組有琚瑀專為拘捍兩袞組
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元言琚瑀所置在衡牙組中
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繫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說
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云瓊琚詩曰報之以瓊琚與疏所引不同瑀石次玉也玉篇廣韻
瑀注皆與說文同然則瑀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與琚各為佩中
之一物詩詁之說良是

又案大戴禮保傅篇云玼珠以納其閒琚瑀以襍之盧辯注云

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三

禮圖

宋蕭崇義

云蒼珠為瑀朱傳云玉長博而方曰琚次珠曰瑀

說琚瑀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以詩傳及說文爲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中謂之飾徐云
會意也俗別作珮字遂以从人者爲服用之稱从玉者名其
器非是然珮字已見玉篇云本作佩或从玉則誤之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韞兮 狡童 褰裳 揚之
水

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
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
七年冬遇弒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
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
惜與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

以山有扶蘇稗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
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卽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覺
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
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褻裳之思見正
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
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姦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
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
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
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
於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
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凡卉也而屢見於經詩顏如舜華喻其色也月令仲夏木華

榮紀其時也爾雅別之一名曰檄

音

曰檄

音

其華有赤白單葉

千葉之殊或云白曰檄赤曰檄也種之異者名扶桑言華有

光豔照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亦有赤白黃

三種赤者尤貴名朱槿嵇含艸木狀云朱槿一名赤槿其華

深紅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蘇

扶蘇橋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艸也宜於隰反喻昭公

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平正明

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為用臣之失所次章之興為

聖訓卷之十四
養臣之失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也原鄭易傳之意止爲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華佳植不應喻小人耳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鴟鷺鳥而興后妃狼貪獸而興周公雉耿介之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兔絲良藥麥嘉穀而興淫亂之事儼人於倫未可以律古詩

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詩以用舍失當對言正敘所謂所美非美也何得竝列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好妍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

喻一正文義差殊亦未盡善今案前篇洵美且都都與美別

訓爲閑習於禮

傳云都閑也箋云閑習婦禮

此篇都字義亦當同然則子

都乃閑習禮法之君子狂且乃愚妄無知之小人亦是正言
而非喻語與次章一例也又充爲充實是真誠之義狡爲狡
猶是變詐之義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別也然鄭以狡爲
狡好故訓爲有貌無實與子充誠僞相對義亦可通矣孫毓
申箋云此狡狡好之狡下狡重篇疏亦訓狡爲狡好齊還篇
箋云昌狡好貌釋文云佼本又作姣陳月出篇佼人釋文亦
云蓋佼姣姣三字古通爲美好義亦作妖白華箋妖大之人
釋文云妖本又作姣

山有橋松鄭讀爲槁松釋爲枯槁之義明是破字然不云當作
槁豈鄭所見本元作槁與

游龍傳云紅艸也陸元恪以爲卽馬蓼據陶隱居別錄則紅與

馬蓼兩艸也云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

方士呼為墨記艸

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龍鼓即水荳也又云荳生水旁如

馬蓼而甚長大五月采實詩稱游龍郭璞云即龍古也蘇頌

圖經以陶為是案水荳華淺紅成穗子如酸棗仁而小炊炒

初爪切熬也可食亦蓼屬也蜀本草言蓼有七種水荳又在七種

之外乎

稗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為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

當是女也箋以為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

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

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

叔伯乃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

子彊為叔父見五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莊十四年晉景公謂荀

林父為伯氏宣十五年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

晦翁意主排敘故曲護鄭忽見辨不知詩之刺忽非惡而刺之

乃憫而刺之也憂之至不能餐不能息患愛惓惓甚矣何嘗

疾之如寇讎乎辯說至狡童之稱箕子曾以目紂亦不自鄭

風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傳釋之曰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

能餐以雖代維又橫增入未至字與詩意正相反

朱子為鄭風傳滿紙皆淫媒之談耳狡童褰裳三篇摹畫蕩婦

口角尤鄙穢無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不知大儒何以形諸筆也每展卷至此輒欲掩目

褰裳

鄭主芣騶

宋庠國語補音曰芣騶音浮隗山名在密縣騶又音隗

而食溱洧溱洧鄭之名

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於此又勝地也毛傳止云水名箋

疏亦未詳其源委今案溱說文作澗云澗水出鄭國詩曰澗

與洧

其溱水出桂陽非鄭水

又云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漢地

理記洧水亦同水經云澗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澗水出

鄆城北西鷄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又左合澗水又南

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鄆城西謂之柳泉水史

伯所云食溱洧即此又南縣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

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於洧詩溱與洧是也世謂之鄆水水經又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又東南過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水經言洧水發源與說文漢記異酈注謂陽城山乃馬嶺之統名殆其然與斯二水者洧大而澗小洧又逕鄭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皆鄭縣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則新汲縣之洧也

杜注云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至澗洧合流桑經以爲在鄭縣酈往非

之以爲在密縣南辯證良不謬然溱洧之篇言士女祓除不

應遠離都會而竝舉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溱水故併
目之與至下文專言洧外則鄭城洧水獨流信矣一統記云
澮水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此與桑經同

朱子辯說於丰揚之水出其東門三篇皆云敘誤而不言其誤
之故於褰裳則以爲敘之失本於子太叔韓宣子語而不著
其何以失於野有蔓艸則有東萊語以當之然東萊之譏後
敘不譏首敘也蓋此數篇者心欲非之而不得其詞矣至辯
風雨以爲詩詞輕佻狎穢辯子衿以爲詞意儂薄夫詩之音
節似此二篇者多矣可盡目爲淫奔乎至揚之水欲指爲淫
詞而詩之文義難通也則訓兄弟爲昏姻此尤可笑豈作詩
者乃不昏不嫁專事野合者哉至辯溱洧以爲鄭俗淫亂是

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此特據漢地理記鄭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語耳夫敘不可信班固之書何以必可信乎敘以淫風大行歸於亂離之故使爲民上者知教養不可一日缺斯誠有裨治道之言縱令其事未確猶當信之況師傳有自乎嚴華谷云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書以爲風土之習使然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噫此篤論也

丰

傳云丰豐滿也篆作丰說文艸盛丰丰也從丰上下達豐滿正盛之意耳逢蚌等字皆从此其契耕等字自丰丰讀如介與丰異

東門之墀

墀平易踐阪峻難登行上之粟易攀室中之藏難覬以興昏姻之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手義本通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詞遂爲朱傳之濫觴矣

風雨

傳以瀟瀟爲暴疾則甚於淒淒矣云膠膠猶啾啾則無所加焉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己之道祇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稍貶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用心於矯俗亦非君子也故敘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稱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噫茲爲不改其度與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衿釋文云衿本又作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釋器衣背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衿音賤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

衿字注云交衽也然則衿襟衿三字各一義詩當以襟字爲正衿衿特通用耳顏氏家訓云古者衾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詩字多通用不必彊爲之說也說文又有衿字云衣系也籀文作衿則衿字亦可作衿衿

嗣音當以毛義爲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

舞之孔氏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證之當矣
此詩本刺學校廢當責其學業之不習若以音問爲言則朋
友相思之常語非序意也

揚之水

狡童揚之水其一人一時之作乎忽有兄弟而不可據同心者
僅二人耳而讒間又入之此所以終於孤危也維子與女無
信人言慮之深言之苦矣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廷女者已
售其欺雖有忠臣良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茶傳云英茶箋云茅秀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其白箋
取其輕也朱子以茅華輕白可愛喻女色之美說又異於毛

鄭而實本漢書注漢郊祀歌云顏如荼注應劭云茶野菅白
華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云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
集傳本此然古人託喻義各有歸正不必援彼釋此其毛鄭
二說則孔氏右鄭得之

匪我思存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
則思應讀爲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
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
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
誰家

野有蔓艸

敘云思遇時殆謂處亂而思治云爾零露漙兮望澤之喻也有

美一人目君之稱也玩傳文亦無男女慕說之意東萊疑後

敘是講師所益其信然乎左傳鄭子太叔之於趙孟襄二十七年

子齏昨何切之於韓宣子昭十一年皆賦此詩未必盡斷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蘭集傳以為上巳祓除祖韓詩注也毛傳無明文

然所云渙渙春水盛也今本無春水二字則亦以為春時矣鄭云仲

春冰釋水渙渙然又云男女感春氣竝出託采芬香之艸而

為淫泆之行言仲春則非上巳言託采香艸則非祓除矣竊

謂鄭俗雖淫不應無故士女駢集韓詩之說為長

古香艸名後人借以名他艸相沿既久遂執今卉以實古名此

不可不辨也古人最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子以為是王

者之香離騷咏之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如鄭溱洧陳澤陂
之蘭毛公皆以爲蘭是也神農本艸列於上品謂之永香陶
氏別錄名蘭澤艸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須女子種之又名
女蘭女子小兒喜佩之又名孩兒菊本艸綱目以爲卽今省
頭艸云唐竇經驗方言夏月置髮中令髮不腫之力切故名
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艸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
之如彼此物性有變更耳宋寇宗奭衍義元朱震亨補遺皆
以今之蘭華其葉如麥門冬者當古之蘭艸失之矣呂氏讀
詩紀曰蘭卽今之蘭誤亦同

蘭艸與澤蘭同類而小別俱生水旁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其莖
圓節長葉無芑者爲蘭艸莖微方節短葉有芑者爲澤蘭炮

炙論劉宋雷云大澤蘭卽蘭艸也小澤蘭卽澤蘭也嫩時可
數著

佩八九月有華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各山蘭與二蘭

而三焉其曰蕙者今之苓薹或誤作零陵香是也後人以葉長似

茅華黃綠色或一莖一華或一莖數華者彊名爲蘭蕙蓋誤

始於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遜齋閑覽熊太古

冀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

傳云勺藥香艸疏引陸璣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

今何艸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艸之勺藥當之朱傳

巖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艸爲佩亦以贈詒往往取其柯

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殘不歇華則否

矣況上已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

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又王砮音鷹素問注引月令靈

始發聲下有勺藥榮是仲春第五候恐亦非今之勺藥豈與

鄭勺藥一艸乎

宋董氏因韓詩離艸語遂疑勺藥是江離雖屬臆見然江離香

艸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薜爾雅說文薜一名江離芎

藟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為譬則士女相

贈容或以之案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為薜蕪既結根者為芎

藟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蛇牀者為薜蕪是三艸同類

而稍別也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

勺藥芎藟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薜薜蕪勺藥芎藟夫薜

蕪芎藟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藥並稱董以勺藥為江離

或非誤

皇清經解卷六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劫校

皇清經解卷六十五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著

齊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
 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為夷王然哀公烹後立
 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時被弑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
 孝王孝王無失德受譜烹人定是暗主本紀稱懿王之立王
 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譜矣且言懿王時詩人作刺或指鷄鳴
 而言胡公歷懿孝而夷一君當二王諡法保民者艾曰胡知
 胡公歷年久矣益明烹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
 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為說

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遊子
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昭十年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
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
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
記三代年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
之顯然者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又案禮記疏亦
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疏言夷王烹哀公與詩疏異意彼
有舊文因而未改耶

鷄鳴

鷄鳴次章集傳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活句矣一
告不起待再告再告又不起待三告夫人誠賢也君之怠惰

不已甚乎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

夫人可以起之時傳云鷄鳴而夫人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

之時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以為立言之次

第非真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亦一

時語非兩度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

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稱羽蟲毛蟲介蟲

鱗蟲裸蟲是也蟲亦可名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

是也鷄鳴之蟲飛桑柔之飛蟲孔疏皆以為羽蟲理或然矣

羽蟲晨飛其鳧雁之屬乎羣臣早朝者或且鷄翔而弋之君

與夫人豈能貪同夢也合鄭齊兩鷄鳴觀之可定古人夙興

之節

還

還篇之肩七月之豨二字形異而音義同然齊傳云獸三歲曰肩幽傳云豕三歲曰豨則似微有別矣夏官注先鄭引幽詩亦作獻肩于公而云四歲曰肩與詩傳戾故後鄭不從其二云一歲曰豨三歲曰特則合於騶虞伐檀七月毛義焉

宁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宁敘云刺時東方之日敘云刺衰東方未明敘云刺無節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孫毓以爲自哀至襄其閒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以此三詩在還詩後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作敘時當知齊君號諡何得闕其所刺此特舉上以明下耳源謂孫說良是也孔子刪詩去作詩時世近者百餘年

詩止於陳靈公靈公之弑在宣

十年壬戌至哀十一年丁巳孔子反魯刪詩凡百十五年子夏作詩敘又在其後遠乃六七百年如

商頌則千年矣典文放失必多美刺所指固無容悉知敘者

存其信闕其疑故時君號諡或著或略不獨齊三詩然矣如

以為舉上明下則魏風七篇檜風七篇敘皆不斥言何君何

嘗有上篇可明乎補傳言詩敘亦考其人於史魏檜已已久

并其史而亾之故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太史公亦不

能為世家信夫

宁

充耳瑱也君以玉臣以石為之詩瓊華瓊瑩瓊英是也縣瑱以

紉都感切織雜綵綫為之君五色臣三色即今條繩詩素青黃

是也此鄭義也毛以素為象瑱青黃為玉瓊瓊華等為佩外又有纁者所以縛瑱而屬

於統以黃綿爲之漢書鞋

天口切

續充耳鞋黃繇也宁詩弗及

焉集傳曰充耳以續縣瑱所謂統也是誤以統爲充耳又誤以續爲統矣

東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東方明盛之時也援古刺今之詞耳

此傳義鄭

以東方爲明而未融取義甚迂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早也未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以相備也故敘云刺無節蓋太早太晚兼有之不然與鷄鳴之警庭燎之問何殊而以爲刺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時也疏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也柳耒柔

脆不可為藩狂夫無守不能察漏敘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正指此朱傳改經文辰字為晨云晨夜之辨甚明而不能知
誤耶抑有意耶

挈壺之法孔疏據周禮注謂每氣分為二箭周歲二十四氣為

四十八箭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箭焉此漢法也其定刻孔氏

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度賈氏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

疏云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則為一刻也陳氏謂浮沒不同大槩則一信然矣案

唐制銅鳥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孔氏浮箭之說亦據

唐制而言

南山

冠綏雙止說文云綏系冠纓也內則注云綏纓之飾也疏云結

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集傳訓爲冠上飾襲禮注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鬢毛云鬢好貌鄭破字爲權云勇壯也疏申鄭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之不知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攷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鬢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鬢爲鬚髮好訓偲爲多鬚而引左傳于思宣二年語爲證則兩章意複矣況鬢義本說文耳說文云鬢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

多鬢貌釋文正義載賈逵注云白頭貌皆不云鬢也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偲彊力也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義亦通

敝笱

敝笱篇敘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二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卽斃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蓋嘗考之矣魯桓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

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讜則嫁時扈從之盛與
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
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敝也不
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探見禍
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集傳以歸為歸
齊既失考證義味亦短

嚴緝謂鰓與魴鱣

又名鱣魚
又名魴魚

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

其盈車者耳

事見孔叢子
正義引之

斯語良然然案本艸鰓魚體似鮐

而腹平頭似鮐

華板切

而口大頰似鮐

音鮐

而色黃鱗似鱒慈損切

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吞陷故又名鮐

音鮐

魚又

名鮐

音陷

魚鮐者敢也鮐者陷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

齊子豈弟鄭箋豈弟作闔闔

音開

訓為開明本洪範稽疑之文

下兆有五曰闔古文作悌賈逵以今文較之定為闔

合爾雅釋言之義

云愷悌發也郭注引此詩不

妄也況此詩四章發夕開明文義相協翱翔游敖字義相協
篇法當爾矣又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謂乘夜而行也解甚
明易朱傳訓夕為宿恐未安

猗嗟

猗嗟詩言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顙之別名也毛訓廣
揚猶易云廣顙爾抑若者美之之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
章美目揚兮言目揚俱美毛云好目揚眉著揚之為眉也末
章清揚婉兮清指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總上清揚言也

此二揚皆眉也案鄘風疏云目爲清眉爲揚因謂目之上下皆曰清眉之上下皆曰揚此詩三揚一爲頰二爲眉頰卽眉上故得揚稱三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爲義次揚字訓爲目之動惟末章揚字指爲眉之美一字而彊分三義焉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日上爲名毛公釋詩亦同蓋古訓相傳如此案名字亦作顛玉篇云顛莫丁切眉目閒也詩猗嗟顛兮然則今詩名字乃是顛字之通用與名字本訓不相涉矣朱子恐其驚俗改爲威儀技藝之可名

魏變風

十五國之魏鄭譜以爲與周同姓者因左傳

襄二十九年晉叔齊語

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

故知之其爲何人之後則莫得而詳也大全

載劉瑾語曰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此真瞽說矣富辰歷數文昭十六國

僅二十四年左傳文

有畢無魏也史記魏

世家言武王封畢公高於畢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

夷狄不言封魏也畢在長安縣西北

見左傳杜注

魏在河東截然

兩國也成康時畢公以三公爲東方伯又受保釐之命書顧

命康王之誥畢命諸篇紀其事皆稱畢公則不改封於魏可

知也其苗裔畢萬仕晉獻公以爲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因食

采焉後分晉遂爲七國之魏事又具左傳及史記也此二書

與尙書皆非僻書也謹會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國之魏爲十

五國之魏不畏後人撫掌乎又謂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先

儒而不學至此修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可謂無識矣近世

俗下書有魯詩世學者言畢公始封爲畢伯成王進爲魏侯
又言晉滅魏畢萬降晉爲大夫復封於魏此特村學究因瑾
語而傳會其謬妄本不足辯聊紀於此以見大全之詒誤後
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左傳昭九年則

夏世已有魏國其來舊矣鄭譜云周以封同姓豈滅彼而封
此如成王之於唐叔與

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於左
方中分爲二君此未必然也悖畜之人往往好利無厭安在
儉不中禮者必不貪乎況陟岵敘云國數侵削役于大國十
畝之間敘云國削小民無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之世

次無考其爲一君詩與數君詩正未可縣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纖纖然摻說文作攬所咸切釋文同惟徐邈息廉

反則讀如衫纖說文息廉切釋文同則讀如鈗二字音稍別今

人槩讀爲鈗音惟嚴緝辨之

好人傳云好女手之人故服之是女手整治之也左辟女至門

之儀也象掃亦女飾也集傳以好人爲大人因謂象掃是貴

者之飾恐未必有據象掃兩見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縫裳

女之佩皆指婦人耳鄘風傳云掃所以掃髮疏申之云以象

骨搔首因以爲飾嚴緝以爲若今之篋未知然否案西京雜

記言武帝宮人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亦有玉搔頭之語搔

頭正梳髮之義豈梳之遺制與梳字又作櫛廣韻云櫛枝整髮釵也集傳謂大人佩櫛是丈夫而釵矣

汾沮洳

言采其蕒毛傳蕒水蔦昔音也孔疏引郭璞爾雅注又引陸璣水蔦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不用陸璣澤蔦之說爾雅別有蔕蔦郭注云今澤蔦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辯之甚悉以爲蕒非澤蔦其說當矣

園有桃

朱子辯說於園有桃敘獨取其園小而迫日以侵削一語其餘

皆以爲非是謂魏之侵削專因國小不由於無德教也信如斯言則德教之有無無關於國之興亡而小國不必自彊大國不妨自恣矣豈可爲訓乎然集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夫無政正無德教之謂也譏敘而仍襲其意敘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又辯伐檀非刺貪蝨鼠非刺君然非貪鄙在位君子何至甘心困窮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敢貪殘不顧持論如此豈爲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薺青蠅二詩外餘皆小棗也然惟魏園有棘毛有傳案爾雅槭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卽此棗矣神農經列於上品亦名山棗出滑臺者佳故以氏其縣焉

陟岵

多艸木岵無艸木岵同此爾雅文也毛傳反之疏以為傳寫之

誤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岵岵亦依爾雅釋文云又釋名說文

玉篇廣韻釋岵岵皆與爾雅同則誤在毛傳無疑又案卷耳

之崔嵬與岵及此詩岵岵朱子俱用毛說殆姑仍傳文之舊

耳非真見傳是而爾雅非也劉瑾乃謂爾雅之書後出故不

用恐非朱意毛傳得自河閒獻王獻王景帝子事武帝而孝

文之世爾雅已置博士見孟子題辭終軍辯豹文鼯鼠亦在武帝

時爾雅何嘗後出乎

十畝之閒

小敘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辯說譏其無理以為國削則其

民隨之敘文無理然孔疏已有說矣古者侵其地則虜其民

此得地陔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人故也此言良是晉取
陽樊而出其民狄滅衛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乎
地非獨魏然矣

魏國漢之河北縣也

今平陸縣屬解州

水經注言其城南西三面皆距

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
著十畝之詩案酈語殆非詩意魏之徧小山逼近疆鄰屢見
侵奪以致日蹙耳非地勢使然也若魏君能廣其德教開拓
其疆宇則踰河越山皆得而有之豈以此爲限哉

伐檀

伐檀首二句毛傳以河清與明君詩意當如此河以濁顯而此
詩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若指隱居之地則言河足矣

何必取濁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雖濁而在河之干者則清不知詩言河干止謂置檀於此耳至言清且漣則統舉河水不專指河干也詩咏河多矣竝無言河水清者獨此詩三言之豈無意乎

集傳釋伐檀詩判爲賦體謂用力伐檀本爲車以行陸今河水清漣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謂不爲其事則不食耳非謂爲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爲之旣欲自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以爲興體猶曰託言耳以爲賦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不穡四句以刺貪言本甚明捷彊釋爲美君子詞費而意晦矣

鄭箋云獬子曰貍義本爾雅說文云貍貉之類爾說不同而雅

義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貍貍形狀與貉異案貉

貍本一字木作貉今作貍音陌北方多種也其訓獸名者本作獬今借用貉安得分為兩獸

名劉說非也近世李時珍本艸反謂爾雅獬子貍貍乃貍之

譌此誤信劉說矣況伐檀箋引爾雅語正釋詩貍字安得譌

哉李又云貍與獬同今狗獬也彼見埤雅言獬貉同穴而說

文以貍為貉類故為此說耳不知獬乃野豕亦見說文貍胡

官切獬呼官切二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獬即爾雅之獬音

注云豚也耳非貍也又案貍釋文云音桓徐郭音暄爾雅釋

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億兮億本作意滿也又十萬之名也三百億百億

皇清系錄 卷之二十五
千億萬億皆同此字字从雷从心雷快也从言从中意加人
爲億安也三字皆於力切今億意二字皆作億此隸楷之變

唐變風

大全載劉瑾語謂君子欲絕武公於晉故不稱晉而稱唐晉詩
名唐見武公滅宗國之罪魏風首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
噫瑾所謂君子者何人耶季札觀樂時詩未經刪定也然已
先歌魏後歌唐則晉之稱唐唐之繼魏非仲尼筆也以一字
寓褒貶春秋教也非詩教也即使唐繼魏晉稱唐定自仲尼
之筆亦未必如瑾所謂況魯樂工所歌已爾耶又唐之名昉
於帝堯而爲晉之本號未嘗劣於晉也仲尼欲絕武公何獨
靳一晉名而於唐則無所惜邪蟋蟀敘論稱唐之故以爲有

堯之遺風

詳見下條

吳季子聞歌唐亦歎其思深憂遠有陶唐之

遺民

見左傳襄二十二年

二語不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稱晉為

唐乃以美之瑾以為刺何其悖耶至於魏風七篇唐風十二

篇其為獻武二公詩僅無衣已下四篇耳安得兩風之次第

名稱專為二公而定耶瑾何弗之思也

蟋蟀

蟋蟀刺僖敘說必有本朱子譏為以證得之殆深文耳敘云及

時指每章前四句云以禮自娛樂指後四句與經文正相合

朱子謂其相反不可解也敘又云此音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此統舉唐風而言不專

目一詩與刺僖全無涉特附見蟋蟀敘耳文句顯然非難知

也朱子漫不加察合刺僖爲一事而譏之讀書亦大鹵莽矣
且其詞曰風俗之變常由儉入奢而變之漸必由上及下今
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恐無是理據此語
是俗之既奢者必不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國奢示儉
國儉示禮奢儉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儉而用禮堯之遺風
也僖公始爲非禮之儉然俗染未深故猶知用禮且以規切
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
正與敘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卽敘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
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
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

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敘義有本可知矣朱傳以為民俗
勤儉夫勤儉美德也何可云局促哉

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

引逸詩云職競作羅襄八年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

汝之由襄十四年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

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

訓職為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似為職任之義自相

戾矣歐陽氏解職思其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亦以

職為實字故句法多破碎大全輔氏曰職思其居謂所居之

職也其外謂所職之外也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此述

朱而愈失之夫經云思其憂不云思而憂也思其憂者思其

可憂之事憂卽其所思也思而憂憂又在思外也文義不啻
徑庭況上章思其居思其外語本一例若亦改其字爲而字
豈成文理乎誤不僅在職矣

爾雅云瞿瞿休休儉也蓋儉是有節制而休休爲恬靜之義良
士之心恬靜而不囂浮所以爲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
樂道則無欲亦儉意也與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耳輔
廣以休休爲瞿瞿蹶蹶之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曰榆白枌也此襲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云榆白
枌孫炎云榆之白者名枌東門之枌毛傳云枌白榆也解正
相合釋木此文當以榆白爲句枌爲句耳說文用釋木成語

而不加分析故詒誤於集傳然集傳於此詩曰榆白粉也於東門之粉曰粉白榆也粉既白於榆榆安得又白於粉乎蓋亦弗之思矣嚴緝辯此甚當但謂是陸璣之誤則艸木疏竝無此語豈誤記許為陸乎

山有栲疏引俗諺云標栲栲漆相似如一案栲山標也標臭樛也標乃杔之或體書作杔禹貢杔榦栝柏是也左傳作栲襄十八年平陰之役孟莊子斬雍門之栲以為公琴是也俗書

為椿

椿本別一本即莊子所云八千歲為春秋者又名椿今俗誤寫標為椿假而不歸久矣樛式閏切

椿標

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標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

腐朽陸元恪亦云山標與下田標無異葉似差狹耳然陸又

謂山樛不名栲栲葉如櫟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此特據方俗語耳栲之爲山樛爾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柅云从木尻苦刀切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爲模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協杻陸語應不謬

揚之水

唐風揚之水謂涑

音栗

水也水經注云涑水自左邑城西注水流

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急揚之水水側狐突遇申生處

觀此益信揚水是激揚非悠揚矣左邑卽曲沃也秦改名焉

說文無皓字而玉篇有之與皜皜同字皆爲白色義唐風白石

皓皓釋文胡老切玉篇廣韻音亦同廣韻又云四顛今作皓

是與顛又同字韻會以皓爲果老切不知何本

廣尺深尺爲く廣二尋深二仞爲くく卽畎字く卽澮字書澮
畎澮距川言深くく之水會爲く也揚之水白石澮澮从く
不从く說文澮水生厓石間澮澮也从く聲玉篇廣韻皆
同今詩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作澮嚴辯之甚悉餘本皆从
く監本注疏亦誤

椒聊

椒聊毛傳但言兩手曰刳不言升刳之大小宋董氏引崔集注
以爲刳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
氏亦言二升曰刳案周禮考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刳二升
二刳爲豆豆四升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之刳宋咸注云刳半升與賈疏所引不同陳呂之說
應本於此又考工記槩人疏云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

寸二分容一石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
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之
量立方一寸積方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
平方一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
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
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
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計之則容升之
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能及一龠多寡相懸殆
不然矣又案近世算術以長尺廣尺深二尺五寸爲古斛法
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
二千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爲方分者二萬五千較賈疏所

引粟米算法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雖云古斛法特視今稍古爾若三代嘉量之制則賈疏近之

綢繆

毛以三星爲參宿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爲心宿歷舉其失時以爲刺蓋毛以季秋至孟春爲昏期之正鄭則專以仲春爲昏期也毛義不易矣

近儒李氏有辯是毛而非鄭援據典確

三星斷宐指

參華谷從毛得之呂記主鄭而兼毛朱傳則專主鄭矣又此詩本刺昏姻失時而朱傳反以爲旣得昏姻夫婦相語尤非詩意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得見無可奈何之詞也安在其喜而自慶乎哉朱子之爲此解者殆因越人擁楫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爲嘉美之談耳殊不知引詩斷章不必如

本孔疏辨之理自長矣

心三星正似連珠雖小曲然不可謂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織女
胃宿之形差似之耳大全載劉瑾語曰心宿之形三星鼎立
此瞽人之道黑白耳

鄭之野有蔓艸唐之綢繆皆言邂逅而兩傳釋之義各不同鄭
傳云不期而會唐傳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
鄭釋文云近本亦作遘唐釋文云邂逅本亦作覲
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
詩正當此義矣唐詩見此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
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宐毛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
音懈悅其義則箋疏俱無發明竊以上下章傳義推之良人

爲美室祭者爲三女皆夫目婦之稱則此章義應相類解緩而和說豈指初昏之狀與釋文又載韓詩云邈觀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邈與鄭詩別矣

綢繆杖杜羔藜三詩敘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鴉羽之間槩判爲昭公詩始非也鴉羽敘云刺時竝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鴉羽非昭公詩則綢繆

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傳雖云晉始亂

見晉二年

然在位僅七

年迨潘父弑之亂斯甚爾昭公時未至大亂致民間昏姻失時父母莫養也成師乃昭公親叔父昭公又以曲沃封之不得爲薄其宗族也昭之後歷考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一二君之世此時晉亂已

皇清經解 卷之二十五 七
久容有昏姻失時父母莫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五服之外
則所謂同父同姓自日其君之近屬而言義固無不通也孔
疏誤解敘意矣

杖杜

獨行叢叢字从目袁聲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
叢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又毛云叢叢無所依也無依之
人多徬徨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兩胡不非望詞乃決
詞也言他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釋此詩
謂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
胡不外求飲助逸齊補傳解此亦與呂同斯說得之矣若甫

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鄭以爲求助於異姓之臣朱以爲求助於行路之人意異而誤同惟毛無傳意當如呂

羔裘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是一語一意也疏引爾雅李巡孫炎注以居居爲不狎習之惡究究爲窮極人之惡因衍其意云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異而義實勝祈招詩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斯與窮極人者異矣

鵠羽

鵠羽敘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

子侯爲五世此非也敘旣云昭公之後自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鴉音保从鳥𠂔聲𠂔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寫作七十者誤

黍稷與梁秫苗葉相似而穗與粒不同黍與稷梁與秫穗粒各相似而性之黏疏不同稷之黏者爲黍一莖數穗而散垂其粒長梁之黏者爲秫一莖一穗而堅壯其粒圓稷梁以爲飯

黍秫以爲酒猶秬與稷

奴亂切

也又古以粟爲穀之總名自漢

以後始以名梁之細粒而短芒者今北土皆食之呼爲小米

無衣

敘云美晉武公也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耳蓋武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讀敘也朱子弗究斯旨謂是敘者以爲美從而譏之亦已固矣至豈曰云云猶豈敢愛之豈無他人云爾此詩人句調之常也稱天子爲子猶勝於爾汝亦詩人稱謂之常也況此乃大夫見請命之事因而咏述之非卽以此詩上之天子求其錫命也謂爲倨慢無禮無乃兒童之見與

有杕之杜

武公以莊十六年命爲晉侯至十七年卒其兼有宗國僅一年耳有杕之杜其卽繼無衣而作乎武公以不義得國賢者恥

立其朝譬猶特生之杜人罕託足雖內致其誠外盡其禮猶恐不足枉君子之駕況不求乎故云噬肯適我望君子之來而惟恐其不來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求賢之道當如此矣

葛生

葛生篇嚴坦叔定爲悼亡之作而以次章之塋域及末二章之于居于室證之此非也藪蔓于域傳雖以爲塋域然與上章之于野及葛蒙之棘楚一例語耳不必目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大車篇之同穴不必死後方可言也況次章之于域固可爲死也之證而三章之錦衾獨不可爲生存之證耶

采芑

采芑三章皆兩言人之爲言爲字釋文有平去兩讀而以本或

作僞爲非案爲言毛無傳鄭云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據此文義爲人之爲當去音爲善言之爲當平音則經文爲字平去二音俱通也宜釋文之兩讀矣孔疏申毛鄭俱從定本作僞義於經文雖可通然非鄭意也竊謂經文爲言與舍旃一譽一毀相對成文則讀于僞反義優矣疏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逸齊補傳以驪姬譖申生事證之謂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荅荅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竝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使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疆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之政乃其釋君此甘苦竝進也

案獻公信讒之失莫大於殺申生一事用以實此詩頗優於
理其說三興義亦曲而中

皇清經解卷六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劫校

皇清經解卷六十六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秦變風

車鄰

車鄰敘云秦仲始大駟駘敘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
 為諸侯也是秦仲尚未為諸侯而得備寺人之官者疏謂附
 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之似矣然非直此
 也王朝公卿大夫士禮記謂之內諸侯孟子亦云大夫視伯
 秦仲為宣王大夫自當備次國之制非復附庸之舊其有車
 馬侍御禮樂無疑也況詩以創見故美之則前此雖君其國
 未必有寺人矣疏語殆未盡然又朱子辯說以車鄰非秦仲

詩劉瑾從而和之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作於襄公之後亦誤

闔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車鄰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詩非以爲刺也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繆公學箸人事以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非詩本旨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疏申之云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

與寺人各一官故辨之耳此詩朱傳襲用毛傳語大全亦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卽今內小臣之官也吁謬矣裁去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橫改是爲今夫孔氏所謂今豈非唐乎唐書百官記未嘗有內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語經其剪裁便致不通可哂已

駟職

公之媚子毛鄭釋之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疏申之謂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皆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僅已能愛人而已其曰子者王肅以爲卿大夫之稱也案斯言得之集傳訓爲所親愛之人蓋以秦廷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稱耳然襄公復世仇與祖

業始列於諸侯亦嬴之雋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之賢要
豈無一二智畧之士可以宣道德意和輯眾心者與之圖謀
國事哉至嚴緝以便嬖當之其舛尤甚以嬖臣從獵而著之
於詩是刺也非美也况詩篇媚字多爲美稱惟書言側媚乃
以側爲媚故孔傳釋爲諂諛之人惡其側非惡其媚也嚴氏
此解不惟昧於詩理且闇於字義矣

載儉歇驕載始也始試習之也後儒謂以輪車載犬其說始於
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也犬馬皆畜犬本以能走
見長何反用馬力載之乎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
恐難以證古嚴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
其驕逸爾雅改歇驕从犬以合毛氏耳此尤爲妄說爾雅釋

詩書字音義同而形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因毛而改乎其釋
詩亦閒與毛異此二字必欲合毛乎況歇其驕逸亦不成
文理

小戎

戎世爲秦患而襄公時周有驪山之禍戎患尤劇小戎敘所謂
西戎方疆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於襄公之七年秦救周有
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年中皆征戎之時矣襄公奉
天子命乘國人好義之銳心終身不能平戎方張之寇信難
以力碎也子文公始敗戎收周餘民而有之至七世孫穆公
用內史廖之計取其謀臣由余益國十二遂霸西戎自此戎
弱而秦疆矣然襄公以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

功耳小戎一詩實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鼻一膝上皆白惟鼻一左足白鼻孔氏詩疏引

郭注云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腳白者直名鼻今郭注無

此二語蓋傳寫逸之小戎詩駕我騏鼻毛云左足白曰鼻則

郭所謂直名鼻者也案鼻从馬二其足之戍切埤雅云以蹠

故二絆其足易震卦為鼻足是也又馬馬一歲也从馬一絆

其足讀如弦徐云戶關切又馬絆馬也从馬口音圍回也象

其足讀如輒徐云陟立切左傳韓厥執馬前成二此三字

皆以絆馬為義而稍不同音形亦別說文辯之甚明又案今

左傳馬作繫杜注繫馬絆也蓋繫即馬之重文

弓有韞有閉皆見小戎閉以竹為之韞以韋為之閉鞅韞弓約

於弓製既約之則又為之韞中韞字亦作鬯鄭風抑鬯弓忌
是也又名囊見彤弓詩邁二詩又名鞬授以弓鞬見月令又
名鞬又名弣右屬囊鞬伏弣嘔血皆見左傳
一僖二十四年
一哀二年 亦作鞬

毛云閉繼也考工記弓人注引此詩作鞬儀禮士喪禮既夕禮
二注引此詩皆作秘又云秘古文作柴然則閉鞬秘柴四字
文異而義同

滕釋文云直登切案滕字說文玉篇廣韻皆徒登反與滕同音
如釋文切則宜讀如激
俗作澄 呂記從之

載寢載興箋云閔君子寢興之勞集傳云思之深而起居不寧
鄭指君子言朱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但上一二章溫其如

王溫其在邑皆言君子不應此章獨異則箋義優矣

蒹葭

雍戎狄之墟也周秦皆興焉公劉以下諸君變戎狄而爲周襄公以下諸君復變周而爲戎狄一用禮一不用禮之故也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遂終於爲秦下迄漢唐宋終不能復文武之舊襄公實爲罪首矣此時周之遺民猶及見西京文物驟見襄公之棄禮故異而刺之久則背化而爲秦安之如故矣夫子錄蒹葭詩著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但周之用禮詳見豳風二雅周頌諸詩秦之棄禮僅蒹葭一篇及之又全篇託興語意深遠必得敘而始明此讀詩所以貴論世而論世之不可無敘也朱子不信敘說故終不得此詩之

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栝

音叨

也爾雅栝山榎

音賈

注云今之山楸是一

木而異名也楸榎本一木但楸葉大榎葉小畧異耳故生於

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疏謂山楸亦如下田楸其釋北山有楸

又謂楸為山楸之異者然則楸條榎三者亦同類而稍別與

傳又云梅栝也栝字俗作楠木生南方似豫章其樹直上童童

如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為梁棟器物皆佳

良材也此非似杏實之梅有辯見總詁

黻衣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之曰黻之狀亞爾已相戾案已

字誤吾友楊令若

旭

云當作弓不成字無音可讀非戊己之

已斯言當矣又案亞字亦誤當作亞古弗字因謂之敝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亞與亞夫亞字異

黃鳥

臨其穴惴惴其栗言秦人哀此三良爲之悼栗也箋語甚明朱傳謂觀臨穴惴栗之言是康公生納之於壙罪有所歸恐非是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應邵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定是然諾不苟俠烈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栗待人迫而納之壙邪但康公不特爲禁止聽其自殺則亦不能無罪要之康公與三良迫於君父之亂命不能以義決

从違雖有罪當从末滅若穆公要人從死乃昏君暴主之所
爲應爲首惡也左傳文六及詩敘專罪穆公信是定論班固
敘傳稱田橫義過黃鳥劉德以爲黃鳥之詩罪穆公要人從
死亦得之矣

晨風

穆公雖不爲盟主然寘晉救荆霸西戎亦羸之雋也而得士力
爲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繫公孫枝之徒謀臣濟濟然
傳謂賢人歸之駛疾如晨風之人北林信有之已康公嗣立
羸業遂衰終春秋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也繞朝謂之日子
無謂秦無人見文十三
年左傳可見康公棄賢有人而不用也卒爲
晉所紿詒笑於諸侯非自取之乎敘云忘穆公之業棄其賢

臣非無稽之談也朱子以為婦人思夫之詩夫君子之稱豈獨妻可曰其夫哉

駮駮音同而形異義亦異秦風隰有六駮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字从交幽風皇駮其馬爾雅駮白駮字从交兩字並見說文駮註同雅駮註云馬色不純亦與駮白相雜義同易乾為駮馬王虞云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則秦之駮也此毛傳義宋哀云天有五五行之色故為駮馬則秦幽二字俱通秦梓榆此陸疏義青白駮犖幽駮馬赤白皆雜色也易疏獨取王義則字當作駮

無衣

無衣詩敘以為刺其君好戰朱子以為民自述其好戰兩意相

反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在爲君者務廣土地不恤民命則好戰或有之耳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秦俗雖勇悍要自商君變法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戰成風春秋世未必然也其時兵與晉遇殆九敗而一勝耳秦民果勇乎怯乎樂鬪乎不樂鬪乎此實事之可考者也朱子又詆小敘以爲與詩情不相協夫不論世何自知詩情哉

與子同澤鄭箋以澤爲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絺也劉熙釋名以爲裁足覆胷背又名鄙禮又名羞禮則非絺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絺訓脰衣今之襪也古人上衣下裳不用今之絺

無衣篇集傳極稱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周用之易以

爲仁義秦用之易以成富彊後世建國者宜定都焉噫晦翁
此言乃趙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也藝祖嘗欲都關
中而不果後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長以爲憾率交口稱
羨關中推爲奧區神皋殊不知古帝王之興各因利乘便相
度時宜以建立都邑豈容執一乎況此特論其形勢耳非論
其土俗也若民性貞淫厚薄未嘗盡由地氣堯舜之仁義不
下於文武元之彊暴不減於秦皆非以雍興也俗有淳澆力
有彊弱惟上所化耳如必恃地氣爲之則禮樂刑政反在所
後矣

渭陽

敘云康公念母孔疏申之以爲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

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之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
心本欲置重耳惑於公子繫之謀故先置夷吾以罔利於晉
事詳見晉語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之穆姬惓惓於宗國
繫之謀非姬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首棄姊言又背施閉
糴以召鄰釁及身執於秦姬復死爭以釋之姬見夷吾之不
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臺履薪之時康公與焉母之宿心知
之深矣今重耳反國得如母願而母願弗及見回憶往事自
應愴然故詩本送舅之詞而敘云念母旨哉孔氏申之深中
當時情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康公之良心然不能自克於令狐之
役怨欲害之也呂記朱傳皆錄其說然而誤矣令狐之役非

修怨也非貪利也爲納雍也秦之納雍晉逆之也初逆之後
距之晉則無信非秦之罪矣源又謂康公此舉正其念母之
心爲之母之欲置文公以其仁也雍好善而長文公愛之而
宦諸秦誠立之必能繼文之烈晉又以無君而逆之安得不
納納雍者是穆公置重耳之初心非公子繫置夷吾之論計
也康公乃以爲是足以慰母於地下矣故於其入也猶監於
呂却之難而多與之徒衛其慮之也周矣豈料晉之變計哉
故余謂令狐之役益見康公念母之心且此舉若成則秦晉
和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曲之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疏云屋具釋

言文案今本爾雅屋作握邢昺云李本作幄屋握幄三字必
有一是而屋具與箋義合當以爲正矣始則大具今則無餘
文義相應斯解爲長集傳祖王肅以屋爲屋宇場用修譏之
良是或云夏屋卽食俎猶闕宮詩云大房也亦可通然箋義
出爾雅較有本

陳變風

詩譜謂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地理記亦謂大姬婦人尊
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其說畧同皆言陳俗之不美自
大姬始也竊怪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
濱之游女大姬親孫女獨不率教乃行事淫巫開陳地數百
年做習况傳稱胡公不淫

見左傳昭八年

斯亦是表正其封內民願

不從君而從夫人皆理之難曉者朱子喜闢漢儒然此說獨
信用之

朱子於陳風十詩惟取株林一敘餘皆辨以爲非其本屬有據
而疑爲無據者宛邱衡門墓門三詩也首敘出自採風之官
所指時世定有實據安有以諡號彊配而欺後代之理幽公
之游蕩僖公之愿而不思自立他典闕之猶幸存於詩敘可
資後儒之見聞何忍棄之陳佗之惡見於左傳隱七年墓門
之刺固其所宜尤非無證也其本非淫亂之詩而斷爲淫詩
者東門之沔防有鵲巢二詩也昏亂之君忠言不入惟賢妃
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臣愛國者不
得已之思也衛之靜女齊之雞鳴小雅之車牽皆此意朱子

以爲男女聚會之作淺之乎言詩矣同一憂也君信讒而憂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憂或聞之非其正矣朱子舍正而取邪與夫子一言以蔽之旨何其不相類與其本是刺淫之詩而指爲淫人之自述者東門之枌東門之楊月出澤陂四詩也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發其淫私之事則赧然面赤決無將己身淫污之行編爲詩歌以示人者卽後世玉臺香奩之咏及近今淫詞豔曲皆是文人墨士寓興而爲之未有淫者之自述也朱子何弗思乎况東門之枌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其棄女工而不事疾之之甚也澤陂云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更無他事惟知戀色而已鄙之之甚也譏刺之意已顯然于言中豈淫者自道語邪

宛邱

毛公之傳詩李巡孫炎之注爾雅皆以宛邱爲四方高中中央下
獨郭璞反之謂中央隆高曰宛邱因爾雅宛中宛邱上文有
水潦所止泥邱下文有邱上有邱宛邱若以爲中央下則與
泥邱相似而與邱上有邱不合矣其改爲之說非無理也孔
疏是毛終不如郭之當又案水經注云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據此則宛邱之形難以目驗
而知宐先儒之各執一說也又宛邱歲久遂爲平地斯乃邱
之小者故爾雅言天下有名邱五其三在河南而郭氏以爲
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益信酈語之不謬矣玉海詩地理
考載輿地廣記歐陽文著謂宛邱地形正符邱上有邱之語元魏

時已失邱所在恣宋人何由見之殆屬傳會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差音釵訓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以爲差擇善且未若箋之當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邪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廣大正目泉水言耳蓋波流壯闊至寂寞也然可以樂道忘飢與上衡門雖陋而可游息兩喻本一意孔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亦積小成大則樂飢語意迂回況首章二興文義參差恐非傳意又樂飢鄭本作

癯療義更明捷

東門之池

可與晤歌毛訓晤爲遇鄭訓爲對孔氏通之謂釋言云遇偶也
則遇亦對偶之義是毛鄭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爲解晤之意
亦通但對字雖平實而趣味較永矣況以詩語觀之可與二
字已具有解晤意不必復出

郭氏注爾雅以菅爲茅屬陸氏草木疏以菅爲似茅則菅茅乃
各一草觀小雅白華詩菅茅竝言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似
其說良是陳風可以漚菅孔疏旣引郭陸之說又引白華箋
已漚名菅之語而繼之曰未漚但名茅是誤合菅茅爲一又
不悟其與郭陸意異疏矣夫已漚名菅對未漚名野菅言耳

豈茅之謂哉然白華次章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
茅則合菅茅爲一實自鄭始

可以漚菅集傳云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此用陸疏語然
陸云根下五寸中有白粉不云莖案說文莖枝柱也枝生於
莖故曰枝柱根木株也徐曰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然則根
與莖別矣況根下五寸乎

東門之楊

此詩與鄭之丰皆親迎而不至者也朱傳則以爲始有私約既
而不從夫衣錦褰衣庶人嫁服也昏以爲期親迎之候也詩
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之惡師傅猶楚商臣之有潘崇乎崇教商臣弑君卒享其
富貴佗以逆誅傳相必不能獨免崇特幸耳其蒙惡聲於後
世則均

歌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案徐音與上萃協

良是陳第古音考引王逸離騷注

引詩諄
子不顧

及雨無正詩

瘁訊
協韻

證之益信而有徵矣

防有鵲巢

誰佻予美佻與講義同故爾雅云佻張誑也本釋書講張爲幻

而毛公卽用以釋此詩又說文云佻有靡蔽也講訓也則佻

爲正講乃借矣濮一之謂佻从舟有裝載增加之意

見大
穿

鑿杜撰最爲可笑舟壽皆聲也佻取舟之載講之壽又焉取

乎

貝母名蟲薶草名游龍梓榆名駿馬綬草名日鵲皆見詩蕨名
鼈推名騅亦見詩傳此植物而以禽虫得名者也案鵲爾雅
作薦說文作薦

月出

月出詩窈糾憂受天紹皆舒遲之態指佼人言言其行步舒遲
有此姿致也集傳以狀思者之情殆未然况三語皆兩字連
縣共為一義集傳窈糾二字分為兩釋尤屬臆見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為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為一
意適株林即是从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

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為乎株
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
南本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為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

澤陂

陳鄭二風言蘭毛竝訓為蘭鄭箋秉蘭宗毛而蒲蘭則從韓詩
破蘭為蓮疏申其故以為荷者其莖蓮者其實菡萏其華三
章連咏一物不應次章別據他草又蘭為陸草不產澤中似
矣但蘭雖陸草亦生水旁何妨於澤陂咏之至三章同物徒
取文義完整耳古人手筆不必以此法拘也當以傳義為正

檜變風

羔裘

羔裘敘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凡去君之禮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之時故三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春秋而下斯風邈矣集傳用敘說却遺去國義

狐裘以朝鄭以爲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狐白裘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之若檜君服以朝是僭也失不僅好潔一狐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粗惡好潔者必不服之一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之卽此詩之狐裘也故箋云以朝服燕以祭服朝祭謂息民之祭孔申鄭義甚明蘇氏改訓狐白謬矣

素冠

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申鄭易
傳之意凡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
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
見練冠是莽卽釋服違禮之甚敘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
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尙未遠
禮教猶存喪禮尤所最重時人習於禮法見有三年中畧少
月日者卽異而刺之以爲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後此二三
百年當春秋世尙有禫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齊衰而問疾
如螭固之於季武子者而魯人朝祥暮歌則子路笑之成人
聞子羔爲宰則爲兄衰卽宰我短喪之間亦僅言之耳非實
行之也安得西周時卽有易三年爲期者乎朱子从鄭得之

矣但次章素衣又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疏辨之良是

隰有萋楚

知訓爲匹惟見於萋楚詩匹謂妃匹也詩本疾君之淫恣又首章之知與二三章之家室當一義耳爾雅釋詁知匹語始專爲此詩注脚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匪風

毛傳解匪風首章與漢王吉上昌邑王書語合吉治韓詩者而義同毛則非以說之私說矣朱子喜用韓詩茲獨以其同毛而易之

周道周之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敘言思周道故改作道路

解

鄭箋謂夷厲時檜之變風始作匪風篇其作於厲王世乎周自
文武以來專以優柔寬簡爲治此所謂周道也厲變爲嚴急
監誨專利民焦然不安生矣羣小逢迎其意更舊章制法則
見刺於板蕩諸詩六月敘言小雅盡廢正指是時也而國語
亦云厲始革典則政煩而民散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西
仕於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烹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
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老氏
亦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正相同聃爲周柱史得窺周室藏
書述所聞以立言斯言正周道也乎毛公師授最遠傳語亦
有自來矣又案書言帝德寬簡易言至德易簡自古治術率

用斯道不獨周也詩寓其說於烹魚詞近而意遠矣然惟毛公窺見斯旨而箋疏俱無發明至宋儒談詩畧於興義烹魚之說遂莫顧而問焉

曹變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止各首句言蜉蝣耳朱傳判為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為憂蜉蝣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夫蜉蝣一蟲耳可共處乎況與人何親而愛念之至此乎雖是託言亦恐礙理

蜉蝣掘閱鄭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孔疏申之作鮮閱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又云定本作解閱謂開解而容閱鮮

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竝存之也埤雅云掘
土使開闕也亦依定本案本草綱目云蜣螂蜉蝣腹育天牛
皆蟻螬蝨蝎所化蟻螬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蟻螬
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闕得玉今管子書竝無此語惟
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元齡注云掘穿也穿
地至泉曰闕掘求勿反闕求月反豈掘闕得玉別見他篇而
近本逸之乎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止以精
粗爲辯而吉服則染以元黃之色惟深衣不染又與大祥同
用十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音準之以采則與祥服異
焉詩云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

大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故曹風以咏昭公首章
言其衣裳之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之眾傳云采采眾多也多卒章言
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也朱傳解此三句卽指蜉蝣言
夫蜉蝣而曰衣裳是目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
衣裳不已複乎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
以蜉蝣當之矣况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
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候人

說文云及也从及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
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及故从示詩曰何及與及詩及
與及竝何定是及而叔重引之文連羊皮不知證及乎證羊

皮乎又說文投軍中士所持皮也音及毛晁

有毛氏韻增

以爲詩

設字乃杖之誤觀說文引詩則東漢時已作設矣又投藎不協韻毛說非也

升氣曰濟周禮眡設掌十輝九日濟是也詩兩言朝濟蛟螭之朝濟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濟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蒼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濟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指朝濟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蔚爲草木朝濟爲雲氣亦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

然傳云

小人柄國病害生民彊力者猶堪

自存幼弱者必至大困詩言斯飢所以獨及季女也帝堯嘉

孺子哀婦人

見南華天道篇

正此意矣

鴈鳩

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鴈鳩然也晦翁以為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下泉

慶讓之典不行則諸侯無所畏忌共公侵刻下民失所正以此下泉詩所以思明王賢霸也朱子譏敘以為此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夫使曹有賢君民各得所何必遠思王霸之正已乎

冽从水清也冽从公寒也冽彼下泉毛訓冽為寒則當从二點呂記嚴緝皆从三點非是孔疏亦云字从冰冰即公字說文

云公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魚陵切臣鉉曰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案魚陵切今作凝說文以為俗字

浸彼苞稂鄭破稂為涼云涼草蕭著之屬涼草不見爾雅不知鄭氏何據孔申其故以為稂乃禾中別草浸則俱浸不應舍禾而言稂此得之而未盡也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者以筮皆草之可貴者故恐其傷稂為害苗之草鋤而去之惟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為慮乎鄭意或出此涼為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

稂莠雖害苗之草而皆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疾名光

明草韋昭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見魯語又韋曜即昭問荅曰

莠今之狗尾草爾雅翼引此今日驗此草誠似稷而不實矣稂有

米可以療飢又名狼尾草爾雅孟玉篇作蓋云亡庚反狼尾及稬童梁

皆此草也本草云生澤地似茅作穗又云莖葉穗粒竝如粟

而穗色紫黃有毛荒年亦可采食說文以稬為禾粟之不成

者草木疏亦以禾莠而不成為稬皆非是羅願爾雅翼辯之

當矣又稬稗亦能亂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稬黃白

色莖葉穗粒竝如黍稷有水陸二種稬苗似稗而穗如粟紫

黑色陶隱居謂之烏木云荒年可代糧而殺蟲爾雅云稬莠

音提是也

皇清經解卷六十六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新角 卷之二十六

皇清經解卷六十七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幽變風

七月

幽風七月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以幽土晚寒釋之
 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以為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
 德明釋文以為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鄭荅張逸以為
 晚溫亦晚寒孔疏取其說以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為溫
 晚之驗隕擗入室之類為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
 當蚤鄭言寒晚非是此最得之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溫寒
 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

北相同則雖東西懸絕總為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故層

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地至西域諸國如于闐身毒大秦皆和

煦饒物產此可證矣

幽乃漢榆邑詳公劉篇

在中國西不在北也

不應溫寒頓殊況月令作於秦相不韋當據秦風土著書秦

幽皆雍地也藉田較闕二事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亦雍地

也咸陽幽鎬總在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異今案傳

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

耜孟春耕帝藉異期一也七月鳴鶡與月令五月鶡始鳴不

同一也續武卽大闕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

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在蠶月

夏三

一也月

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穉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

此以改歲仲冬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

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

納于勝陰六也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

之間一在周秦之際相去千四五百年制度之變更土俗之

沿革難以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之鳴木之落非一鳴而遽

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早咏其繼則遲何必悉同至

五穀之種類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物初之時豈得

與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言出令之始耳踰

月而民畢從令理或然也孟春始耕仲春則無不耕舉趾言

其耕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是一之日鑿冰藏之或

遲一月不足異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

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總之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自不無先後之異非地氣使然也毛公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春擊土鼓豳豳詩以迎暑仲秋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豳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豳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

與籥章註小異

女心傷悲乃

民風故指爲豳風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爲豳雅置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雖屬臆度之見然於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

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作誦誦頌字本通

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而得蒙風
頌之名則豳風何害爲雅頌哉至朱子所取三說以爲皆通
者吾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薺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
頌夫楚薺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
章此古敘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竝無異解至朱子
廢敘始易以他說耳不得據己之臆見以爲故實遂取雅頌
諸篇彊別之以豳也一說取王安石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
逸夫豳侯國耳方自奮戎狄閒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
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刪也亦未火也魯人何不
併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風可爲雅
可爲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

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孰風孰雅孰頌必待奏樂而後分國史
編詩不應預額以四詩之目矣況風也而歛之可雅可頌獨
不爲壞六義乎是又自戾其初說也然則茲三說者殆無一
通也黃東發又述王雪山之說謂邠詩者籥章以鼓鐘琴瑟
四器之聲合籥也邠雅者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簫蘆音遂音管春
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邠頌者眠瞭播鞀擊頌
磬笙磬凡四器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案此說
尤爲謬妄考之周禮全不相合幽詩幽雅幽頌皆籥章所掌
不應與笙師眠瞭分歛之也籥章之文止言擊土鼓歛幽籥
耳無鐘鼓琴瑟四器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傳會之與
甫田御田祖乃始耕之祭歛幽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

田亦不言鐘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歌風不可歌雅頌也況樂器亦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眡瞭有頌磬故妄生此說耳不知笙師之雅卽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注云狀如漆桶中有椎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竽笙等八者則歛之牘應雅三者則春之春者築之於地以爲聲乃奏樂之名豈樂器之名耶又此三器以奏臧夏經有明文與幽雅無與也至頌乃磬名音容字亦作鏞非三頌之頌又鞀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眡瞭之職亦不云奏幽頌也且笙師十一器眡瞭三器止各一器蒙雅頌之名安得槩彼諸器悉爲雅頌哉謬妄如此不知黃氏何以取之

齧本作齧从角臽聲臽古文詩字或曰籀文今齧省作齧說文
羌人所吹角屠齧以驚馬也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澤浹浹
分勿反其引采菽詩作澤浹濫泉

下泉大車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冽以證冽字當从公
不當从水則此詩古本元作栗冽唐初猶然矣今本冽字豈
衛包所改乎烈从火與傳氣寒義反冽字得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謂婦子同來也集傳曰老者率婦子而
餉之迂矣經文並不言老者何得彊安蛇足乎況孟子云頌
白不負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之禮也則饁餉之勞
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
見矣又漢書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饋

之正與古注同朱子甚愛顏說而此復別爲之解何也

詩之田畷田官也周禮之田畷田神也卽后稷也鄭氏籥章注

以饁彼南畷爲豳雅豈谷田畷至喜與樂田畷爲一事耶康

成注禮在未箋詩之前此時殆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以爲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之

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然以歸爲子歸則

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不順矣況古國君不

臣其妻之父往往娶於鄰邦宋三世內娶春秋傳以爲譏僖

十五年公羊可證也卽以周事言之大姜有逢音龐氏女也或云有

有辭見生民詩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莘國女也其先可例推安得豳

國大家連姻公室乎傳云春女思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此解為正矣

鷓雖惡聲之鳥然能應候而鳴故少皞氏以名官夏小正月令

周書皆用以紀時而詩爾雅亦載其名但本草不著形狀後

人無從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為今之何鳥近世李時珍本

草據爾雅郭注鷓似鷓胡達切鷓午鐸切鷓鷓服虔以為白而

大之語合之爾雅鷓鷓醜其飛也音宗郭云竦翅上下說

之文以為今世有苦鳥者當是其說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

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稱婦被姑虐死

所化此與尹伯奇化鷓之說相類故以為一鳥不知信否也

又案鷓亦作鷓其異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鷓曰博勞以夏

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鷓鷓飛則竦翅

上下合此數者是乃鴟矣然物產之古有而今無者固不少
正難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秀萋鄭箋疑萋爲王萋

房九切

孔疏已不以爲然宋曹粹中

詩說據爾雅萋繞棘菟語又參以劉向苦萋之說以爲卽今

藥中小草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

秀如秀是吐華則萋繞華以三月開不以四月其說如此源

謂曹說得之秀字原象禾實下垂吐華非本訓也況此章以

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專取成實之義小草以三

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

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華亦言實秀荼有華如野菊而

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爾雅華榮秀英四字分別異名所謂

皇清經義 卷之二十一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耳可過執哉案說文萹草也詩曰四月秀萹劉向說此味苦苦萹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萹爲苦萹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草味極苦瀋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萹繞之稱曹說信爲有本

貉本作貉左豸右舟今經傳皆作貉惟爾雅作貉貉本莫白切北方豸種也今以貉代貉而貉則以代貉不可復正矣貉又作貉貉貉

貉狐狸是三種獸名見爾雅說文諸書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謂取此三獸皮爲裘耳集傳乃云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也竟以貉爲狐狸之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爲一事誤矣推其故殆因讀毛傳而失其句讀也毛傳

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傳語簡貴讀者多誤傳于貉二字當

讀音豆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

狐狸二字當讀音豆皮也二字當句經言狐狸不言皮故傳補

言皮皆以補為釋也且狐狸言皮則貉之為皮可知義又互

相備也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

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狐狸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

狐狸皮為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經意耳朱子誤

讀傳併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呂記解貉為狐狸之居因彊

合北狄貉字為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

皆讀毛傳而誤者也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況經乎

言私其豮獻豮于公毛云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豮鄭云豕生三

曰縱爾雅

斨字無訓疏申箋意謂縱既易傳則斨亦非三歲

之稱爾雅鹿與麋絕有力麋

說文作麋古賢切

鄭當以麋為鹿麋之

有力者案經別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愛君之諛

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於

詩即做此義以定仲冬大閱之法耳故毛傳以彼文為證而

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鄭惟四歲肩

小異於詩傳然非大義所關也康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解左

矣又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斨小者謂之縱說文云縱生

六月豚一曰一歲縱尚叢聚也斨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毛

義同

莎雞非樗雞也莎雞生草間樗雞生樗樹上爾雅翰天雞此莎

雞也郭注以爲又曰樗雞誤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雞與斯
螭蟋蟀爲一物而異名亦誤朱傳用崔說

傳云鬱棣屬萹萹也萹萹亦名燕萹本草云俗名野葡萄唐

本注謂之山葡萄云蔓生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

者冬月惟凋葉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圖經云萹萹子生江東

實似葡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毛詩義問言鬱樹高五

六尺實大如李萹是鬱類而小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車下李

三百十四株萹李一株車下李卽鬱
史記柑如傳隱夫鬱棣

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萹李卽萹草木疏釋鬱與萹李皆以爲實大如李

張揖亦謂萹爲山李大似李而以株計則萹乃木生而本草

以爲蔓生子又有大小之異本草恐誤
常棣詩別有辯又案郭璞言

葡萄似燕莫可作酒

見文選上林賦李善

陶隱居言葡萄卽是此閒

蓼莫唐宋本草蓋本此爲說而蘇頌圖經以爲木高五六尺

則小異惟言子小則同

草木疏以唐棣爲莫李誠誤矣然以莫李爲實大如李不誤也

其釋幽風之鬱莫則釋鬱而不釋莫良以莫卽唐棣不必再

釋也其釋葛藟以爲藟似燕莫延蔓生意陸所謂燕莫非卽

莫李也不然唐棣木生燕莫蔓生不相類矣玉篇以莫莫爲

草而名木葉如梨者爲栒廣韻以蓼莫爲藤而名栒李爲栒

亦分燕莫莫李爲二與陸同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草以莫

爲葡萄皆因陸疏藟似燕莫語而誤不知燕莫莫李陸分爲

兩植也案栒卽莫字通作奧郁又有作榔者廣韻以爲俗字

古有五菜韭蘘薤葵蔥藿是也而葵爲之主其見於詩者陳風

之菘荆葵也

今名錦葵

小雅之芹楚葵也魯頌之苽臯葵也然此

特借葵爲名耳惟七月詩亨葵及菽專名爲葵乃正爲葵菜

但傳箋正義俱無訓釋陸氏埤雅以紫莖白莖當之嚴緝宗

其說呂記以爲爾雅之終葵繁露所指各不同今考之埤雅

之說當矣案紫莖白莖葵本草亦專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

種爲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爲勝大葉小華華紫黃

色其最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

收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楙農書曰葵陽草也其菜易

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之要品也今

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

已上見本草綱目

觀此可見古人食葵以此

種爲正幽民所烹定指此菜後世如宋玉賦曹植七啓王維

詩所云露葵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言種葵法云掐苦洽切必瓜刺也

待露解收必待霜降葵以露名意在斯乎又其性滑故名滑

菜至終葵繁露亦名落葵亦名承露亦名天葵亦名臙脂菜

隱居云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謂之胡臙脂蜀本草云葉

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李氏綱目云葉肥厚軟

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月開細紫華纍纍結實熟則汁如臙

脂女人飾面點唇染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俗所稱紫草

乃斯種也特葵之一類不得專葵菜之名若夫菝之爲荆葵

爾雅之蕭戎葵今名蜀葵本草之黃蜀葵今名秋葵皆庭除之玩也不

爲菜又如爾雅之菝音希兔葵本草之防葵秦問之龍葵廣雅

以地膚為地葵與鳧葵楚葵之類或謂葵止一種或假葵以

為名耳其戎葵又名吳葵見別錄鳧葵又名水葵見楚詞注及後漢書注

兔葵又名天葵見圖經名稱雜亂不可悉辨矣

菽者眾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然實通為菽

矣其角曰莢葉曰藿今作藿莖曰莢詩所言菽率皆大豆也大

豆有黑白黃褐青斑數種今用作豉醬腐油者是而黑者更

可入藥神農經列之上品皆夏種秋收其小豆則有赤豆白

豆綠豆力刀切亦作疎豆穉力與切豆諸種豈豆亦名鹿豆爾雅圈

巨員切鹿藿其實菹女九切是也俗呼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

豌豆於丸切玉篇蠶豆而廣雅亦以豨胡江切雙音雙為胡豆別錄

中品有菹豆今沿籬豆又名蛾眉豆廣韻作穉酉陽雜俎有

菝劔豆

俗名豆

本草拾遺有黎豆

又名狸豆虎豆

而黎豆者實爾雅之

攝

音涉

虎巢云玉篇曰攝豆名虎巢是也

米之疏者曰秔黏者曰粳

奴亂切俗作糯又作糯又誤讀奴播切

稻則其總名今

人皆以為然然非古也說文云稻稌也稌稻也沛國謂稻曰

粳又云秔稻屬然則稻稌粳皆曰黏者而疏者直名秔也觀

豳風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則益信矣非直此也豐年詩為酒

為醴獨言黍稌月令命大會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

梁之黏者而與稌稻俱為釀用尤足為明證杜少陵詩煙霜

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煙霜對定是二物可見謂粳為

稻唐世猶然也宋張舜民言本草專名粳為稻累朝釋畧無

言其可為酒者不知稻之為粳不僅見本草也至用為酒詩

禮已言之本草偶弗及耳凡穀之黏者皆可釀北土多用黍
稷今世猶爾釋本草者各據其方俗故不及稻後之釋者往
往藍本舊注未遑增人非謂稻不可爲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云从又耒聲南人謂收芋爲叔今
借爲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耒豆也象耒豆生之形
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丿有歧枝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
小象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應作樗樗惡木救書切樗乎化切亦木名以
皮裹松脂可以爲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譌樗爲樗又別作
樗字以代樗樗亦作樗華莊子華冠緹履是也沿習已久不
可復正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博故切。以與稼協。案稼字諧家聲。家字古讀如姑稼。則轉爲去矣。然四聲之學始於元魏。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稼。

塞向墜戶。治都邑之屋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都邑之屋在人。此室處之前。治野廬之屋在人。執官功之後。皆豫爲之備也。

朋酒斯饗。毛傳以爲黨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爲國君大飲烝之禮。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鑿冰獻羔之禮同咏於詩也。橫渠解爲民饗君而諸儒從之。誤矣。古人飫燕食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公劉酌其羣臣。執豕而已。豳

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罰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況斯饗也民自以意爲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爲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攜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飲幽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幽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

鷓鴣

周公居東卽是東征辟卽致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然訓旣取我子二語則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蓋亦以鷓鴣詩爲作於誅管蔡之後矣鄭氏誤以金縢居東爲避居故解鷓鴣詩種種害義朱傳从毛盡掃鄭謬當矣乃後之述朱者因其晚年與蔡仲默書遂舍集傳而別爲之

說何其悖也居東辯詳見尚書金縢

鴟鴞

音寧

鴟鴞毛傳不言何鳥觀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

大鳥之難則不以鴟鴞為惡鳥矣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

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苳此與荀子所言蒙

鳩事相合蒙鳩亦名巧婦即小齒篇桃蟲也故趙岐注孟子

以鴟鴞為小鳥陸疏釋鴟鴞亦以為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

楚詞注云鴟鴞鴟鴞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鴟鴞鴟

鳩郭注云鴟類始祖王說而陸氏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

子手拮据毛云拮据搢

釋文云京劇反本作戟

搨

音躬

也子口卒瘠毛云手

病口病卒瘠兼手口則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

口足為事日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据戟搨也拮手口共

有所作也因引此詩殆兼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以蠋爲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
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
爾雅蚘烏蠋注疏皆不言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在桑野故
知桑蟲是傳第順經解之非確見此蟲之食桑也則爲葵蟲
信矣又蠋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蛸蛸
今皆作蠋殆以別於郡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
俗也

東山詩兩言烝在嚴緝辯之以爲烝有進眾久三義眾非所以
喻獨宿進可言蠋不可言瓜久義爲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烝

爲升卽進義也朱傳以爲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黃氏韻會
備引詩書以釋烝字獨不及久義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
也無戎烝然罩罩箋疏皆訓爲久何可遺也其烝之浮浮爲
火氣上行乃烝之本義皇王烝哉烝訓君天生烝民烝訓眾
烝烝皇皇烝訓厚韻會皆及之其升進之烝與冬祭之烝雖
及之然不引詩烝衍烈祖禴祠烝嘗爲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旣合敘意
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
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
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留滯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洒掃以待其來又指瓜

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旣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

蠨蛸釋文云蠨說文作蠨音夙今說文蠨蘇

音蘇

彫切蠨本以肅

得聲陸氏所云乃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先么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草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爲蠲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此言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光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時爾陶隱居言初時如蛹腹下有光數日變而能

飛此說得之又螢從草化亦得濕熱之氣而生或草或水隨
近棲託故是一種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傳而
傅會案宵行非蟲名楊用修辯之甚確說載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
鸛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蟻塚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
長鳴而喜此但言蟻之知雨及鸛之好水至鳴之必於垤初
不言其故箋疏亦無明解朱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蟻知雨
而出垤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誤矣草木疏言鸛食魚埤雅
言鸛甘帶蛇也並不云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
韓詩薛君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見文選張華雜
詩注李善引之

蓋鸛鳥本不知

將雨見垤而知之故喜而鳴也傳意始曉然矣

說文無鶴字而雀字注引詩雀鳴于垤故後儒皆以鶴雀為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雀已從佳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然說文云雀小爵也陸氏草木疏云鶴似鴻而大合此二說雀鶴大小異形定非一鳥以鶴旁之鳥為俗所加非篤論也字兼鳥佳二旁如鷹鷓鴣鶴等皆是詳見總詁正字類何獨疑於鶴乎東山釋文云鶴本又作雀不云字又作雀蓋亦不以為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鴟鴞狼跋三詩敘朱子無譏焉東山詩敘以為周大夫作朱子以為周公自作此稍異矣然於義俱通無關

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詩敘以爲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宐居
東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爲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
說乃大相反較而論之敘義似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海公
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留公於東何爲乎況公之居東
因王疑未釋也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爲
公喜王疑釋而公西歸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東人之
幸也不足爲喜而願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
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敘說原
無不通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有尙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
從而改爲軍士所作以答前篇不知何所考據又訓四國爲
四方之國而譏敘爲無理夫四國作亂而詩人惡之何謂無

理哉

毛云隋

駝安 二音 鑿 曲容切 孔也

曰斧方瑩曰斲然則二者皆斧耳豳人

用以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鉶孔氏未能

審厥狀而釋文以鉶為獨頭斧則二者亦斧類而制稍別非

兵器也集傳謂為征伐所用殆不然此詩每章首二句毛鄭

本以為與毛以斧斲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四國破之

缺之是其罪也鄭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為軍士答周公矣又從而為之說曰當日披

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

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徙也夫創為此說者特出於己之臆見

耳乃遂據為故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公唱於上眾軍士

和於下殆若目見之其自信亦篤矣哉

伐柯 九罭

伐柯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

此毛說鄭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

而因告王

以迎公之道詞旨畧相同伐柯首章言迎公當得其人次章
言迎公當厚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袞衣欲王以上公之位
處公卽上篇以禮迎公之意也中二章則以鴻不宐於陸渚
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
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旨不外此不獨見周公之德爲人所說
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惟恐王之待公未盡
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意纏絲懇惻具見於詩故足爲訓也
集傳悉埽斯義於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

公之易而已於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
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
故哉不但令讀者絕無觀感且使古人作詩之苦心無由白
於後世矣

狼跋

詩以狼爲興但取其跋胡蹙尾爲進退兩難之喻初不計其物
之善惡也伊川以狼爲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爲
狼以貪欲而陷於機穽公以無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然
以狼喻聖固爲礙非其倫反狼之惡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
與狼較論善惡也亦非所以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以爲詩人之意謂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所爲乃

公自讓其大美耳不使讒邪得加忠聖也或譏其傷巧又自
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昭公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
于齊如其自出噫過矣春秋凡諸侯出奔皆以自出爲文竝
無書某人出其君某者先儒釋其旨謂譏其君之自取以示
警也見春秋襄十
四年杜注爲魯諱惟書孫不書奔耳周公之遭謫豈
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敬公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
政非謂遭謫也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
此大美耳赤舄几几則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几几傳云絢貌

絢字亦作
局見玉篇

絢是烏頭飾几几卽其貌狀初未及

安重意詩但舉公之服飾以見公之留相成王而德稱其服
居位無慚之意自可想見舉足安重特其一端耳執此以爲

公之美意反陋矣王氏謂凡乃人所凭以安故凡凡當訓爲
安安石最多傳會此尤鄙淺可笑

皇清經解卷六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